味經山館文鈔

味經山館文鈔序

古之所稱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歐陽子以爲立德立功殆雖不見於言可也予則以爲立德立功者固宜不急急于言而言之能有立者要必載德與功而後其言足以邈遠而不廢無德則其言爲無本無功則其言也不適于用雖使能華而久存亦徒爲世道之障而已堯舜三代之書詩孔曾思孟之所述作其言之垂于今者皆其德之光于身其功之布于萬世者也下至周末諸子兩漢唐宋名臣大儒之所爲書八家之爲文德與功雖不足追配古聖賢人而要皆出之有本施之有用

故亦可以並天地而無終極然則言非能不朽者也讀其言可以修身而理性經世而宰物則雖欲廢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古之立言者莫不本于德與功而今之所稱立德立功者則又不過資爲立言之緣飾人心之巧僞日開知空言之不足存也則往往貌爲有本有用之文觀其平居見于身者亦可免顯然之悔尤勢得時夷亦可著聲功于一二又或遇好善之君遂建言之時亦未嘗不能侃侃陳言以稱職而取時譽及至遭大投艱于其躬則畏懦因循彌縫粉飾迴與其向所言者不類甚至並其平日之著于身見于功名者一旦而瓦裂

爲嗟乎使其不遭世變豈不居然賢傑之士哉固斯人之不幸亦可見作僞之不足恃也彼其初之修于身見于功名者果皆出于至誠發于言者果皆本于至性則亦何至若此往余既冠與二三同志砥礪爲有本有用之學于時戴君存莊才最茂用力尤銳詩文經說卓然有可表見于世海內賢士大夫多稱道之而戴君不自信也嘗取予所論作僞之弊識于其詩以警諸心今者傷遭世之多變懼舊文之散佚乃刻以問世而以書屬予曰願有言也夫天下事故多矣有心者思有以振救之則立言殊非所急然使果有如古之立言者出則天

下之變固不足埔也存莊姑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
至以力挽巧僞之風則其可以不朽者將必不止在于
言也矣咸豐三年五月同門弟方宗誠撰

味經山館文鈔自序

予年二十學古文愛鄉先生耕南劉氏作揣摩私傚學不足以充其才徒滋假象陳言而已二十三交許文吾用攻攷證學務爲纂古數典之文二十七從遊植之方先生始知所作皆非而後者更不如前此之猶合義法於是乃以姬傳姚先生古文辭類纂爲宗久之略見塗轍先生曰文章之本不在是也於是稍稍求之宋五子書以明其理求之經以裕其學求之史以廣其識因循玩愒厭故喜新雜以科舉人事作輟未克實用力以臻精深之詣每有所作理不能徵於實神不能運於空氣

不能渾於內味不能餘於外隨手抛擲不自愛重閒有
鑠藥必正之植之先生與同門厚子鍾甫存之三人者
而後存歲庚戌壬子先後兩入都湘鄉曾侍郎仁和邵
映垣山陽魯通甫武陵楊性農巴陵吳南屏復加審正
選存若干首春官兩黜四十無成方將退隱故山從容
肆力以嗣鄉先生之緒而粵西多事蔓延兩楚大吏擁
重兵守險率望風逃不三月閒武昌安慶江甯鎮江揚
州皆陷天下震動桐衢邑求罹兵火而居民遷徙流離
鄰匪來逼家君率鄉人行團練以資保衛小子劬事其
閒目不覩文字者半載於茲矣回憶討論文事諸賢植

之先生墓草已宿邵會諸君子星散四方干戈滿途書問梗塞同門三子者數月不一得見見亦無暇論學區區無用之文尚復何心整理哉書生結習戎馬未忘時會艱難後事莫決是區區者存之無足觀棄則未忍姑授剞劂將俟海宇清平與同志二三子復理舊業深之以歲月當必有進乎是愈以自見今日之陋者雖然進乎是矣亦何補於天下坐誦一室出康世難措宗社於磐石之安慨然思古人也咸豐三年癸丑天中節前四日鈞衡書

味經山館文鈔總目

卷一
論議十二首
卷二
序八首
跋後十首
卷三
書四首
送序二首
記五首

卷四
傳狀八首
墓誌銘墓表七首
哀詞二首
雜文二首

味經山館文鈔卷一目錄

論議十二首

董江都論上
董江都論中
董江都論下
伍員論
李斯論
朱建論
韓元戌論
魏相論

桐鄉書院四誠

董江都論上

眞西山曰董子之學純乎孔孟其告君必以堯舜獨惜其不能不惑於符命余竊以爲不然夫武帝發策首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子以新進之士草莽之臣直折其非武帝必不能受不能受而進言之路絕梁惠王樂鴻雁麋鹿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齊宣王好勇孟子曰王請無好小勇宣王曰寡人好貨好色孟子曰貨色同民於王何有夫孟子豈不能直闢二君之言之非哉而對之若此可以想其心矣武帝爲人不能大遠於齊宣梁惠董子惟因其言爲推本符瑞所由來俾知不可倖

邀庶以反其侈心而求之本原之地其言曰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斯天瑞應誠而至又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夫論天瑞而推本於人心論人心而歸本於君心之正是豈惑於符命而漫爲是語者歟武帝之策公孫宏也亦曰天命之符興廢何如宏言符瑞侈陳和氣之應絕不一語反求其本當時太常奏宏第居下而武帝乃親擢第一由此推之則武帝所以策董子者其

用意可知故於再策之後遂怪其明於陰陽所言文采
未極條貫靡竟統紀未終嗚乎武帝所謂文采條貫統
紀者類皆歷代帝王嘉祥瑞應之文而董子絕不侈陳
一歸本於人事之實此帝之所不樂聞也故對既畢而
遂以爲江都相矣夫不留之左右而以相江都則疎遠
之不用其言也然而漢之尊六經崇孔子黜百家與夫
郡國歲舉孝廉一人非董子力歟向令董子闇符命而
迎折其非則數事者皆不得而行之矣然則董子之言
符命頗可不思其用心也哉

董江都論中

或曰史言高廟災董子上書以爲漢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恣睢諷帝視親戚貴屬之逆正者忍而誅之以應天災夫武帝天性殘刻導之仁厚猶憚少恩而董子顧以誅戮詔之不亦謬乎則應之曰是非董子言也董子之告武帝也以爲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蓋深知帝非仁厚之君故三策中諄諄於任德教輕刑罰者不一何於此而忽詔以誅戮骨肉之親且鼂錯之死未遠也董子亦不愚且惑若是是有以知其斷斷不然也曰然則是書誰爲之曰主父偃之爲之也史

載仲舒家居以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推說其意艸藁未上主父偃往候私見嫉之竊其書以奏上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夫偃所奏果仲舒艸藁斷無弟子不識其師手書者步舒不識則所奏必非仲舒艸藁非仲舒艸藁則其言爲偃之言矣夫偃固學縱橫之術者也少不禮於昆弟故舊爲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嗚呼偃之於親戚故舊如此此所以諷武帝誅骨肉大臣而不惜也且偃之得相齊也以發齊王淫行之

故既相齊不能匡正以義遽使人以淫事刼王王恐自殺嗚乎偃之所以誣董子者偃且自行之矣然則災議非偃爲之而誰爲之乎仲舒下吏後偃上書言今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淫亂急則阻彊合從以逆京師請天子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爲侯以弱其勢夫偃之志固將以誅殺骨肉大臣也特以鑒於鼂錯之前車知其事必不可行而困以己之所欲言者誣之仲舒而旋以分侯之策進既自掞其計之必用又以形己之賢於仲舒偃小人也仲舒爲所陷不足怪獨怪班氏弗察載其書於五行志中致令千載後太息痛恨於董

子之失言而莫有知主父之爲之者是可歎也

董江都論下

高廟災議之不出於董子既詳著其說矣而猶有不能釋然於董子者則凡五行志所載春秋災異之文也夫國家災異固必有所由生其既生也亦必有所應然而衰亂之世人事乖逆戾氣充塞造物者亦不能逐事而應之特時出災祲以示戒陰陽寒暑之不時日月星辰之失度山川木石之怪蟲魚鳥獸之妖感之者非一端應之者時可測而不可測春秋無道世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災異無歲不有推究其由類皆君臣失德民怨神怒之所致然必比事論之以爲某國某災某事某

應則必有穿鑿傅會而不通者矣董子之言春秋也論春王則以爲上承天之所爲以正王道之端論一元則以爲視大始而欲正本論大一統則以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嗚乎是董子春秋之學也彼沾沾推測之言吾意董子後治春秋好災異者托大儒名以爲重班氏弗察而採之耳然則史載董子治春秋推陰陽測災變其盡不可信乎曰亦是也董子自言之矣觀其對武帝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王者承天意宜任德而不任刑此董子之言陰陽也又曰春秋之所譏災

書所加春秋之所惡怪異所施凡人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董子之言災變也夫明陰陽之道推災變之理此亦治春秋者之大事也若班書所載穿鑿傅會之言甚者事隔數十年反援以爲災應會董子而顧差謬若此邪吾觀西漢名臣好言災異者莫如劉向向之上書也歷引災異之徵若董子者武帝諄諄然以災異爲詢而未嘗略舉一事以告焉嗚乎是亦可以信其所學矣

伍員論

伍員以父兄之仇借吳報楚掘墓鞭尸無論亡君臣之義也伍氏自舉及奢三世爲楚良臣爲員者不能請楚立後而乃同後世赤眉黃巾之虐快憤一時斷先人血食亦不孝甚矣假而昭王復國修平王之怨掘奢與尚之墓發其尸而鞭之而焚之而暴之又將何以處此士君子不幸遭君親之變往往忠孝不能兩全然苟權其重輕審其至當則勢不能兩全者卒亦全於彼而無愧於此趙苞徐庶之所處各盡其道君子未嘗議苞之不孝而責庶之不忠也當員得志於吳之時費無極已伏

誅奢尚之死楚人方憐而哀之員苟以立後請楚未有不許之者計不出此而欲以復仇爲孝既使其父兄無君而已於忠孝又兩無當也太史公不能正言其罪且以爲弃小義雪大耻嗟乎天下之義孰有大於此者乎昭王之奔鄖也鄖公辛之弟懷以父仇將殺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予讀史悲員之遭哀其志而歎馬遷之不知大義也作伍員論

李斯論

嗚乎持祿固寵之心古今之豪傑聞人爲所誤者可勝道哉彼小人徒知利祿昧昧於國家之故者不足責也若夫身爲儒者讀聖賢之書明綱常之分知國家利害之端其與小人處也亦知小人之所言所行悖天理害人倫而卒爲小人之所劫隨聲附和遂自易其初心者非天良至此忽亡也其心有戀戀不能舍者遂不得不苟合小人以保吾之祿位耳李斯之于趙高杜欽谷永之于王鳳孔光馬宮之于王莽馬融之于梁冀皆所謂知其惡而強附和者也然鳳莽之權重非杜欽孔光等

之力所能誰何獨李斯力可以制趙高而又有可乘之時勢而竟以懷通侯印一語遂聽高殺扶蘇立胡亥卒亡秦之天下而已亦族滅豈不可痛也哉當高之謀立胡亥也胡亥曰廢兄而立弟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不孝也能薄而才譾強因人之功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迨高反復說之胡亥猶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是胡亥深明大義全無篡立之心而其惑又甚丞相也使丞相於趙高來言之時立縛而誅之告二世曰公子仁孝恭讓是泰伯仲雍夷齊之行也趙高小人欲

廢皇帝遺詔離閒骨肉倒亂綱常陷公子不孝不仁不義旣已誅之請急奉遺詔迎公子扶蘇卽位以明公子之心也吾知二世必且欣然從之扶蘇卽位亦必德二世與斯斯之通侯印不爲蒙恬奪也計不及此遂乃身陷大惡迫趙高之根基已固二世之暴惡已極而欲上書劾高高其可得劾哉適以自夷其族而已

朱建論

小人之於君子也必多方交之一與之交則其勢不能中絶交之既深則有事或且爲小人用此其道在嚴之於先不可稍有苟且之心而又能持之艱難困苦之中小人之計乃不得閒而入漢平原君朱建史稱其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欲知建建不肯見其氣節亦可謂卓卓者矣及据母喪貧不能備服具辟陽侯奉百金祱受之不辭夫受人之德必有以報受不義之恩其報之也亦必將出於不義以不義爲小人謀則不至於自殺其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遇辟陽之難不得

不求爲之脫既爲辟陽之客聞文帝追案不得不自刎嗚呼以百金之故喪名失節遂殺其身士君子取與之閒宜何如哉不惟是也孔子曰喪事稱家之有無有無過禮無則斂手足形懸棺而窆建果貧也服具不備可也受金治喪賢者不爲也然則建卽終不爲辟陽之客而受不義之金以營喪是污其親以不義也不惟不廉亦不孝實甚且辟陽侯之奉祱於建也誰使之哉建之友陸生也君子之於友也曲成其美不陷以惡辟陽奉祱陸生當爲辭而御之不然於其受也責而歸之而乃教辟陽故陷建於不義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稱廉直不

苟者皆飾行欺世賈欲有以嘗之故藉辟陽以驗其眞僞否則知其僞而故以敗之不然則欲藉以成其名而不意建之果受之也夫人惟無名於世世亦無所短長苟子子自好著聲稱於時則人所以嘗試之者百端稍有不誠未有不敗者也建之初不見辟陽也知其爲小人不可近也既視以金亦知其不可受而特困於貧窘不得已且以爲受之有名未必遽傷義也不知天下之貌爲君子著行立節一旦敗塗地不可贖者皆此不得已之情與未必遽傷於義之念誤之夫苟以義衡之亦烏在其不得已也

韋元成論

韋賢四子長子方山早卒次子宏次子舜畱爵守墳墓少子元成嗣爵至丞相當賢之病篤也宏爲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賢門生博士義倩等矯賢令使家丞上書以大河都尉元成爲後元成在官聞喪知爲嗣非父雅意卽陽病狂臥便利不應召後丞相御史劾奏元成實不病乃不得已受爵論者賢之以余觀之元成特僞讓沽名耳彼豈眞不欲嗣爵者哉觀其爲丞相保位容身一無建白其削爵也作詩自劾其復爵也作詩自幸示子孫戚戚焉惟恐或失之者夫子孫承祖父之賢亦葸

恐無令德令名貽羞當世耳富貴之得失何足為家聲之隆替哉而元成乃患得患失若此是其心不可一日無富貴也以不可一日無富貴人而敢信其誠心讓爵乎元成而果不欲嗣爵也當時宏雖下獄元成當上書痛哭以請上不可則請立舜而已歸節守墳墓上不可則長辭京國避之寂寥荒廓之區不然則眞為病狂上亦不能強病狂者而襲爵而皆不出此徒欲以陽狂博讓名是陰奪其兄之爵矣丞相御史之劾元成所樂聞也且安知非故泄病狂之非實以示丞相御史哉古人遭倫常之變一揆諸天理人情之至而行其心之所安

不容有一毫矯飾於其間孔子論伯夷叔齊曰求仁得仁泰伯仲雍亦猶是也四君子者非逃則其心不安而無以協乎天理人情之至元成所處與四子異其所以全孝義者不必陽狂而後爵可讓也不必陽狂而爵可讓則必陽狂而爵可得此元成之心而當世莫有明之者也魯恭之戒弟名丁鴻之讓爵許武之割產封觀之稱疾雖未合於中道而一出友愛之誠若元成者上既非夷齊泰伯仲雍之所許下且爲魯恭丁鴻許武封觀之所羞自古君臣父子昆弟朋友之間未有不本於誠而可以欺天下萬世者也

魏相論

魏相事宣帝進納設施多可稱獨報霍氏舊怨不能無譏於後世孔子曰以直報怨直者非稱其分量之謂乃揆諸天理大公不以纖毫私意與焉者也其在君父之重不共戴天不報不足爲人一身之榮辱利害則一當順受於人而安命於天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程子朱子之於邢恕林栗范忠宣之於章惇以常情論之不能無怨也而所以處之者如此此相於大將軍所謂怨者固非此比而竟以族滅報之也哉且夫霍氏當大將軍薨後顯禹不道有自取誅滅之罪當時張敞蕭

望之皆以爲言似不得專以罪相然而君子之論人也必誅其心其心無所爲而言之者公也其心有所爲而言之者私也相果無私則直陳霍氏罪過求上念大將軍社稷之勳預貶其權以全其後并明言大將軍與臣有隙將軍所執者國家之法非有夙嫌臣所言者國家之公非有舊怨豈不光明磊落也哉乃因許伯去副封奏封事若惟恐已言之不能必致霍氏之誅而必假外戚小人以成之者然則霍氏之滅即不盡相之力而相之用心可問邪嗚呼自道義不明於天下人情於恩怨輒以報復爲快而小人之乘權得勢者其報尤烈私怨

在一身而其害遂貽之家國天下後世如相者固不至此然而以相之賢不能忘情於光以光之勳不能罔裔於漢世之爲相者愼毋以私怨累其生平而權勢得如光者亦愼毋輕喜怒而致人之怨也哉

桐鄉書院四議

擇山長

山長之名始於宋及元時與學正教諭並列爲官遞於禮部及行省宣慰司近世則不然省會書院大府主之散府書院太守主之以科第相高以聲氣相結其所聘爲山長者不必耆賢有德之士類與主之者爲通家故舊或轉因通家故舊之請託降而州縣書院則牧令不能自主其山長悉由大吏推薦往往終歲弗得見以束脩奉之上官而已夫爲子弟延師必將使朝夕與居親承講畫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資倣法而顧令遠隔數百

里不相聞問以是爲教雖孔子不能得之於七十子也竊謂山長必不可無而所以舉其人者尤不可忽擇人爲童子師尚必審其學行可宗與否矧以書院之重士類之繁將合數百十人奉爲榘範苟非道德文章足以冠衆而雄世則人豈樂從之遊今天下山長所以教士者津津焉於科舉文章揣摩得失剽竊影響而罕有反而求之於實學者

國家以制藝取士士子之有奇才異能者不由此無以自見於天下於此而曰舍之勢與理皆有所不能雖然制藝者所以發明聖賢之言也欲言其言則必通其經

明其道講求其典章法度而實體之於身心而後言之有物其發之也爲有本不此之務而徒從事於揣摩得失剽竊影響之爲則吾未見其出而實有裨於世也爲山長者必時本此意爲諸生懇懇言之俾事事求之於實則雖曰取科舉以課士亦未嘗不可以驗心得而收實效如其不然則雖有山長已無與於風俗人才之故而況復以之爲應給上官之具則書院何爲者哉新議章程曰山長由董事及諸生議請經明行修老成碩德之士不由官長推薦非輕官長而故拒之也夫亦以官長主之終且有不能爲官長所主者矣

祀鄉賢

世俗多崇祀文昌魁星建閣居像歲時敬禮以謂主文章科第之事昔之通儒已辨其謬昭昭然不可誣矣桐鄉書院先儀於朝陽樓後楣祀鄉賢既以地非稱將有待也鈞衡乃作龕以藏之古者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餘各學亦四時有釋奠先師之典是非徒以尊德尚道也其將使來學者景仰先型欽慕風徽以砥礪觀摩而成德而亦使教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苟且於其間今天下郡州縣莫不有書院類莫不有崇祀之典其大者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如各郡縣學宮故事其小

者多各祀其地先賢吾以謂孔子大聖

朝廷既已祀之學宮無取乎書院之瀆祀惟各就其地

奉一大賢以爲之主其餘以次從列山長春秋擇日率

諸生行祭又於月吉月望相率冠帶拜謁登堂瞻仰慨

然想見其爲人是豈文昌魁星之祀所可同日語哉吾

鄉唐宋以前儒者罕見自明正德之世下逮

國朝講正學敦實行者凡數十輩其尤著者數人曰何

省齋先生桐人知學自先生始也曰方明善先生曰方

望溪姚惜抱二先生明善講學四方當時賴以成學者

衆望溪學行篤實純粹惜抱生當乾嘉海內攷證家右

盛出奴入主漂程焚朱悖害道義先生獨卓識不爲所惑折衷論斷一歸和平數先生者名在當時功垂奕禩是急宜奉以崇祀者也獨其中不能專推一以當主祀之人因念桐城屬安慶於朱子故鄉爲鄰郡以天下省會劑之朱子亦在鄉賢之列而吾所稱數先生者又皆奉朱子爲依歸則主祀者莫若朱子宜矣朱子學孔子者也書院祀孔子則疑於僭專祀一二鄉先生則不足以重祀典惟奉朱子主之則祀朱子即所以祀孔子也而又有鄉賢之祀則於吾鄉爲親切而所以尊慕觀法之者必殷而又祀之於書院之中則諸生以時致禮也

易而無疏遠闕絕之嫌以此復三代四時釋奠先師之制即以正世俗文昌魁星之祀而杜學者苟且僥倖之心吾知必爲君子之所許也

課經學

方正學有言立教有四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四者各就其才之所能性之所近以教之而底於成余謂道術政事文藝皆必由治經而入何則治經者格物窮理之大端也蓋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所以自治與所以治人之法無不畢具於經學者苟不能深窮其旨求得古聖人之心則凡所以行之於身措之

於世發之爲文章者皆無其本治經非徒通其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而已陸行者資乎車水行者資乎舟然而水陸之行必皆有所欲到之處彷茫無定向第飄搖轉徙於天地之閒而靡所歸止則舟車徒爲苦人之具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者治經之舟車也治經而不求得聖人之心亦何異飄搖轉徙於天地哉雖然舟車不具無以行也治經者舍訓詁章句名物典章亦無由以入乃自科舉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爲不才二十而不與膠庠鄉里得而賤之讀經未畢輒孜孜焉於講章時文迨其能文則遂舉羣經而束之於高閣

師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學當是時不惟無湛深經術明體達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古者經學重師承稽之漢代詩書易禮春秋各有專家或屢世爲之其學始顯今之學者動言五經夫五經數十萬言雖明敏之儒不能一二年而遂通其故而試士者又多視經義爲贅疣以故習科舉者輕之不求其求者又慮難輒止也處今之時而欲修明經學非徐而引之漸而入之其勢不能以驟轉今與諸生約人各專治一經以歲時會課書院山長發問每經舉數事各就所能言以對對一事者獎若干數事倍之通全

經者歲給膏火常兼通二經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十年之內天才優者必能舉數經中才必能通一二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余之約諸生專治一經也求三年之艾之說也一經不治則終身不畜矣病其可得而起哉或曰今之世不有博辨羣經而歸於無用者乎則應之曰然是所謂飄搖轉徙於天地者也古之治經者學與行合卽通一經而終身用之有餘今之治經者學與行分或通羣經而不可試之以一事是又在乎治經者之有志於古也

三代之初非誠稽人以心法治法相傳授所習者禮樂政刑之事而已迨其季也人不皆知學學不皆知道聖人憂之乃爲易書詩禮樂春秋以垂教而後經之名以起由是而托著書以自見者則遂有諸子百家書日以多而學日以雜雖然崑崙之山發行中國萬幹千枝靡有紀極善遊山者但觀之乎泰華之高覽之乎松恆霍之大旁及乎峨嵋太行匡廬天台之勝而天下之大觀已盡是矣不善遊者登眺乎邱陵盤跚乎培塿終其身不知有五嶽峨嵋太行匡廬天台之境夫爲學之道亦若是則已矣昔在秦政燔滅聖文漢興諸儒補殘收佚

班書藝文志所載凡萬三千百餘卷自時厥後遞有衍增沿及於今浩若烟海學者於此欲以一人一家盡得古今之典册勢與力必有不能卽令得之亦必不能盡讀卽令盡讀而泛而無統久之遂汨沒其性靈而於道義之是非人事之得失且懵莫能辨夫農夫之殖五穀也將以爲食而養生紅女之務蠶絲也將以爲衣而煖體今五穀蠶絲之不務而惟蔬菜刺繡之是急焉豈所以養生煖體之道哉故吾以謂人不患不能讀書患所讀之非其書蓋嘗計之大都學者必不可少之書凡數十種而此數十種者購之每不下數百金有力者吝而

弗求無力者求而弗得以故鄉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貧不能聚書而世家之有書者子弟多畜而不觀而又弗肯以公於寒士嗚乎此天下所以鮮讀書人也昔乾隆之初

朝廷詔頒書於各郡縣學宮俾單寒之士無力購書者就近觀錄今竊欲取此義奉行之於書院之中昔宋太宗眞宗之世凡建書院有司必表請賜書江述之於白鹿洞李允之於嶽麓皆是也然則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爲藏書之所而令諸士子就學其中者也近世第以爲課士之地而罕有謀藏書於其中者嗚乎是不

惟無以成夫貧而有志之人亦豈書院所以稱名之意

哉

味經山館文鈔卷二目錄

序八首

王殷英遺詩序
房뽥平運氣指南序
戴氏節婦總錄序
袁恕堂詩序
朱楚卿時文序
書傳補商序 已刻原書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已刻方集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已刻方集

跋後十首

南后觀城圖跋
海客受經圖跋
書劉敬傳後
書程子論管仲魏徵事後
書方其明傳後
書許玉峰集後
王開成家傳書後
書王文肅公密奏草稿後
致經堂諸記書後

書殷子徵會試落卷後

王殷英遺詩序

處富厚之家處安樂之境適稚與僕婢居呼之則來叱之則去其嬉笑怒罵可以惟吾之所爲也而驕傲之習積而成性他日遂移於父兄長者之前比長就傅不能受先生之結束微加聲色則憤焉思逃草野農圃之家困苦飢寒其子弟多醇謹循循可教乃往往以非其世業或世業而迫於衣食略識字而即棄去而富貴者之子弟又桀驁若是嗚乎學術之不振教化之日衰其不以此也哉王子殷英生而富厚者也總角時即恭讓知禮與人接和藹可親讀書日數千言不喜制藝嗜爲詩

始師支君鍾甫既從江君貽之遊二君皆詩人也余先後過鍾甫貽之與談論則殷英必側立屏氣以聽間出所作示余請為點定鍾甫貽之咸謂王氏有子余亦喜其産富厚之家而能醇謹好學不可及也殷英生而羸弱多病藥餌不去口今春病甚氣喘喘猶不廢學三月中余訪貽之宿殷英家鍾甫亦適來相與論學術三下殷英強侍二君念其憊也促就席余三人者復縱談宋元詩學得失雞再鳴入室就寢而殷英猶披衣坐聽牀上也余歸後竊憂殷英不起越月人言其病亟擬往視之而貽之書至殷英死矣殷英既死之冬其兄殷襄思

念不置檢其遺稿將授梓索序於余余與王氏有戚誼且愛㮣英之才而悼其年之不永又嘉㮣襄敦手足之誼能表揚亡弟也於是乎書以授之

厲蒲平運氣指南序

厲君蒲平出所著運氣指南索序於余余於醫學未嘗鉤致而運氣一事又晚近拙者所不能言故亦未得於人其何以應厲君之請旣受書歸讀卒業乃稍稍窺厥區蓋人之生也悉受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成於是乎陰陽五行即隨人身而具而亦遂與天地之氣默相感召而流通運氣之法以天地之陰陽五行合人身之陰陽五行而對勘互證者也言其大旨在天不外風熱溼燥寒在地不外木火土金水在人不外肝心脾肺腎言其成法不過儷干以爲運匹支以爲氣不過談天之熱

為二裂地之火為兩以配合乎人身之少陰少陽運不過有主客之殊而齊化兼化相濟氣亦不過有主客之判而正化對化相糅言其定理不外乎亢害承制淫勝鬱復之故而言其變化精微之蘊後先順逆之數太過不及之分則非湛密者不能明明之而不能神於用也且夫運氣之說昉自內經昔在有宋劉温舒著運氣論奧闡明內經之旨南宋時太醫局程文載有運氣九道自是而外以醫術著書名家者鮮顯揭此為名夏商以前玢文命跗岐伯之技不可稽矣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未聞有運

氣之說史記載扁鵲之言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審形又言倉公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亦未聞有運氣之語意者古之人不明其法與抑明其法而以謂不足恃故略而弗言與今世內經非黃帝之舊也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其書蓋逸於魏晉之間今之素問靈樞經則唐王冰所裒輯也其言運氣蓋秦漢以後之說其於陰陽五行窮機極變不可謂不精亦不可謂不驗然而膠固以用之則未必其黍絫圭撮毫釐之罔失也何也天地之道陽愆陰忒災異必生而不能豫時月以定愆忒之期孰

徵試以定災之所至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理有固然而不可狃為常數卜筮之有火珠林兵家之有孤虛詳門斗擊五勝雜術之有風角星算六壬類莫不有當於陰陽五行之理而聖人固未之言也運氣者蓋足以驗五氣五聲五色之吉凶而決其生死而又實足以為切脈之證右之良醫蓋未有不明乎此者僅明乎此而遂謂足以盡見五藏之癥結血脈經落之經緣髓腦荒幕之疢毒也則所不敢信也房君天資穎悟自言於斯事浹旬而通書中辨正李中梓南北政年左尺右尺之訣初氣二氣節令之論極為

精確李君余未之見也中梓爲有明著聲醫者不知何以差謬若是哉

朝乾隆時太醫院奉

詔纂修醫宗金鑑其言運氣甚詳且晰所列南北政年脈不應圖泉六氣節令圖與房君今所辨者一一脗合是中梓之說金鑑已明正其譌而房君又能推發其所以然之故則其好學深思爲不可及也又金鑑所載與房君書互有詳略鄙意以爲一二未詳者尚宜採金鑑補之質之房君其以爲然否也

戴氏節婦總錄序

大地之氣陽舒而陰慘舒者常散而不凝慘者易結而不解男子勤勤乎外雖有死亡之事愁慘之思不逾時而已解釋女子不然情之所至死而不回心之所傷久而彌烈當其平居纖芥失意則且悲弗自勝況以煢然少寡身無所倚事無所咨志無所伸情無所控而其窮者內外族戚無可憑依其又窮者迫以飢寒加以凌侮且夫天生一孱然女子亦極常耳而其措折之者若往往不遺餘力何哉天之道不能有春而無秋有生而無死有富貴而無貧賤有安樂而無困阨人生其下各惟

所遭彼女子之若此者亦所遭之不幸而非天之有意
忍之也聖人知天心之有所不忍也於是起而補天之
窮發政施仁首先矜寡後世風氣不古女子失節者多
王者知仁政之不能概施也於是剏爲旌揚之典然而
有力之家子孫賢盛則其節得以上聞否則湮沒終莫
能達學士文人知朝廷之典有不能及也於是務爲表
章之文嗚呼婦人不幸不得於天身生後世不克親被
三代仁政之及徒以終身之悲憫邀旌表之虛名固已
不償其節又況并此而不之得而徒恃學士文人之表
章而其不幸者則又并學士文人之不遇豈不可哀也

哉吾族自有明來節婦凡數十率多以子孫孱弱莫克上聞而當時又未得碩士名儒爲之傳狀其爲之者又或弗可以訓以故佚而不彰夫天地之大亦綱常所維繫耳綱常絕則天地息今之時子之孝臣之忠弟之悌友之信多不可見矣獨婦人以節聞者相接續不斷於世豈天之正氣偏鍾於婦人哉亦男子梏亡於利欲而女子猶有以存之也然而女子之存之者亦第存之以節求如古賢婦盡禮合義者亦不可多得然則世衰俗弊賴以扶綱常勵風化者獨此一事爲多而顧可聽其沒沒也邪鈞衡譔先德昔曾採節婦之有實行可紀者

次為傳而遺亦傳者尙夥也又以邑志節孝傳及鄉先
輩章觀察攀桂謝明府逸所纂貞節錄中載名字多誤
不可以不辨也乃復統前後別世派訂譌舛而為總錄
開有懿行可述采經前錄者茲略敘焉俟他日刊諸譜
後

袁恕堂詩序

袁君恕堂年七十六矣一日扶杖過桐鄉書院告予曰世之窮愁潦倒無所遇於時爲鄉里小兒譏訕怒罵蓋未有若予之甚者也予持科舉文雜進予試於郡縣督學使者前後閱數十人終無所合謂吾業之不工歟昔固有錄余文而售者矣謂予業之可售歟而何以困頓若此今老矣行將就木知無所表著於世獨有詩一册欲刊行之願吾子之訂之也言已輒下拜予跪而揩柱爲不安者久之旣讀其詩則時有淸思俊句出人意表而隨俗酬應之作多可不存以君之高年於予爲前輩

義未可以盡言以君之下問悻悻則於義又未可以負乃爲側其十之六七歸之以爲甯君罪我毋我欺君旣聞君得之甚喜且告房君掖垣以爲右苴命其子依所選別錄爲本予自弱冠以來與四方文士游處其眞能取益於人者必其深造於古而欲然自見不足者也餘則矜己自是出詩文示人則惟恐人之不道其美有指摘者從而銜之君乃以衰白之年親屈膝於後生以求進益惜乎予之不足以益君而君又暮年亦不能復求所以自益者而君遂於後一年死矣今其子椿齡存遺命請序於予予是以感歎欲獻樂善之以爲天下之矜

已者告也

朱楚卿時文序

歲己酉予應試金陵因許叔平得識淸河朱君楚卿楚卿爲人温温長者拙訥若無所能逌其行館几所陳皆先賢格言予九至金陵見同輩徵逐秦淮歌管之閒呼盧拚掩旅邸者蓋十人而五六而楚卿所好在此予有以知其嗜好之淡也既而交余買舟西歸楚卿乘小艇來送水西門外依依欲淚予又以知楚卿性情之篤臨行出駢所槧制藝議論精闢根柢經史去世俗揣摩家不可以道里計其於題之足以見氣節者尤慷慨言之凌厲無前予又以知其學殖之深與志行之卓然不苟

楚卿之待交有范君者言楚卿重然諾事當辭疑不決他人所不肯爲不敢爲者君則毅然任之百折不回然則楚卿之抽諾若無能者乃其沈毅足以有爲者耶嗚呼以楚卿之爲人俾得早顯於世其所表見者必不僅以文章即以楚卿之文章俾得早掇魏科亦足洗浮靡激揚士氣顧乃鬱塞偃蹇十數赴棘闈不一遇而歲舉於鄉貢於廷者求楚卿之人之文蓋百不一二焉而楚卿之文又非高古不諧於世者嗚呼其眞有命也耶辛亥八月予往揚州過金陵又偕楚卿鄉試闈後人病予至其寓困憊吟呻支牀榻與語又爲言其妻方病欲死

溺泗横流予歎天之困楚卿甚矣楚卿亦惟修身俟命
而已其能與天爭哉遂書之爲楚卿文序

南岳觀城圖跋

霍山居萬山之中漢元封五年武帝巡南郡至江陵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說者謂今潛山縣之天柱山也或曰即此山明初傍山築城曰霍山縣崇禎時寇起秦中渡河及鳳泗蔓延江淮豫楚之間霍多山賊往往倚爲窟穴當是時城毀於賊今之城

國初所重修也歲久漸頹壞道光十七年冬黃岡謝惕夫先生來權霍令居數月政成民樂謀之都人士捐金萬計以次年五月起工先生率民勸事親巡視而部署之民亦樂先生之德踴躍奏公越二月先生丁內艱解

官而城工幾成矣猶留霍數月既事先生作南岳觀城

圖命鈞衡紀其事竊維昔先王之建國設都邑也度地

相險阻以為之城高其墉垣深其壕塹非特以為是備

寇亂也雖平世亦以閑盜賊安居民衛工賈劉熙曰城

成也一成而不可毀禮月令孟秋之月命百官補城郭

孟冬之月命司徒坏城郭誠至慮也今

朝廷令甲府州縣城垣坍塌守土官不及時修理者有

罰其能捐資修固者予議敘

國家承平二百載寰區清晏守土官多不以此為意以

余足跡所經目所及見者凡十數州邑其城垣類皆積

圯而莫之省理彼其意天下無事何亟亟於是而不知天下事之敗壞於倉卒而不可救者皆由玩愒於無事時而不加之意也先生官雚多政聲修城不過令甲之常獨劚此际人者其心葢欲播告當世咸留意加察亦以念雚民之勞悴不能忘也鈞衡用敢推微意以書其後云

海客受經圖跋

道光二十一年琉球國奏請以大臣子弟來學

皇帝詔可

命大司成考取太學肄業生高才學足爲人師者司琉球教習而瑞安孫君衍聞是時以拔貢生得膺是選教琉球弟子凡三年講論經義之餘授以古今體詩法弟子皆通經尤工詩梓行京師人爭傳誦後數年孫君追作圖以紀

朝廷之盛余見而歎曰孫君固通經工詩者故琉球弟子成就若此彼來學者苟不遇君則中國羣相誇尙之

時文乃彼所不學其所得於中國者不過徘律八韻而已弟子之遇師固有幸有不幸哉吾聞日本朝鮮之屬自唐末以來已知購求中國經籍慕聖人之道及今日而誦法與華夏無異而琉球之尊信尤至甚矣聖教之大而彼之廣也異哉身居中土乃多荒經廢古悖理干義自外於聖人之道者亦可悲也夫

書劉敬傳後

劉敬勸高祖都關中議者多謂其開後世務險不務德之漸其論正矣然而三代以上王者以公天下爲心又其時人心渾樸天子在上鮮敢起而窺伺神器者故夏殷周定鼎類在中原之地而其子孫守之也各數百年三代以下王者既無公天下之心而人心又妄則其定鼎也必擇地之利者有以扼天下之勢而後窺何者不敢卒然乘之夫果大有德之君雖不居險可也苟大無道之君雖居險亦不可以守國惟中才之主德不足以及天下而又無大虐失天下之行則所賴以世守者半

資平地之利與不利天生大有德之君不數也其生大無道也亦不數而中才之主恆多中才之主據形勝之便得攻守之利但得一二良臣輔贊其間而國可以無患且夫國不易主則天下得以精安易國改君雖以賢易不賢而天下之民不勝其兵革之苦三代而下唐虞之揖讓不復可行矣卽征誅如湯武伐其君而民遂安亦不可復得是以國家鼎革其閒數十年戎馬充斥寇盜縱橫迨眞主出定太平而民生塗炭死亡已不忍言矣今夫天下無不亡之國國祚之長短不必爲有天下者慮也而獨不能不爲生民慮國祚長則民可以久處

太平國祚短則民不時而罹鋒鏑然則後世議定都者

劉敬之論亦曷可廢也哉

書程子論管仲魏徵事後

魏徵之功罪同於管仲程子以糾弟桓兄爲仲解謂徵不與仲同徵之罪不可解矣仲之罪獨可解哉謂仲爲僖公之臣義可不死歟則徵於隱太子爲洗馬亦高祖官也奚與於仲謂仲於糾未正君臣之義歟夫叔牙奉小白奔莒仲忽奉子糾奔魯各從其主各依其親各奉其主以復國君臣之義雖未正固已明明敵國仇讎徵之時唐天下高祖之天下也高祖又屢欲廢太子立秦王則徵於建成尙不得以仲之於糾相況而或者爲之說曰忽之功無足稱而死不爲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

功有足褒夫綱常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仲之不死是也則忽之死非忽之死不為過也則仲之不死安得不為害義苟以後功而恕前非則徵於太宗因事納忠以成貞觀之治者其功豈讓於仲哉然則欲伸仲而屈徵獨有糾弟桓兄之一說耳而史傳所載又多以子糾為兄則其說不可憑也今夫君子之辨義也宜嚴而論人也宜恕辨義不嚴無以立萬世之防論人不恕無以開自新之路仲之功不可沒也仲之罪終不可原徵之罪不可原也徵之功亦豈可沒聖人知仲罪之在於天下也舍其罪而論其功意使天下後世有罪立於人之朝者

倘得以功名自奮毋以一行之玷遽自棄而肆為小人此聖人之大也程子求聖人之意未得乃據薄昭糾弟桓兄之說以難及魏徵徵不幸不遇孔子又不幸而有程子之言徵不足惜也獨惜仲之罪不彰於天下而後世之為徵者且仍將藉口於仲也或曰此齊論之言也夫子當時亦必有所以論仲罪者而齊人為之諱云

程子論管仲之言朱子雖取以折謝氏之說然語類中嘗謂伊川看得不子細或問中又謂其為記者之失迨作集注置之圈外其不以是為正論可知第云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

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功罪不相掩之言較程子固爲平允竊謂仲亦功罪不相掩者不得謂有功無罪也作此文後復檢朱子文集見有論管仲之言曰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可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可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將有時而論之也聖人之心至公至明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偏勝而相掩也案此言當爲定論附錄於此自記

吾友方存之曰魯論子路子貢論管仲之不死與仕爲不仁此千古定論也夫子稱管仲但就其功說所以補二子識所未到論所未平二子之言夫子未嘗辨也二子就仲前半生說而遺其後半生之功則未能平允故夫子特補出後半生之功則功過不相掩矣向使二子當日稱仲之功而不論其罪則夫子所答者又必補出仲前半生之罪以廣其見矣案此說較朱子文集之言更明曉附錄之再記

書方其明傳後

予曩爲友人方存之道其明之孝存之既爲作傳以風世矣其後四年予買山爲其明葬母葬之日予試皖江未歸予伯叔兩兄俱往送之時北風蕭瑟微雨飄疎棺上氈欲溼其明大號曰天乎凍殺母矣急解緼袍覆棺上身戰慄而哭聲不已觀者皆歎息有解衣以被之者其明謝曰余未嘗寒也予歸二兄爲道其狀如此予喟然歎曰天下之愚有如其明者乎而其事死如生蓋亦未有如其明之情之眞者夫至傷母棺之寒凍欲死而不自知古之忠臣義士蹈白刃湯火若行所無事蓋皆

眞性一往而不知其爲痛苦之境也若其明者其可敬

也哉其可畏也哉

其明善氣迎人雖小兒侮之亦笑顏以對嘗一人獨

劈柴有小兒戲以他人所劈者抱之來其明敎送還

小兒挪之地其明徐取歸之予叔兒自戶內窺見出

笑曰其明何廉也皆我家柴而必強分之乎其明曰

不敢掩人之勞也其不苟如此古人論孝爲百行之

本推之交友事君極於塞天地橫四海觀其明之事

不可信乎咸豐壬子補記

書許玉峰集後

吾友方存之棨其師許玉峰先生集成謂鈞衡曰先生子所夙敬者不可以無言也予維先生之學既具載此書其行誼又已具存之所作行狀思之久而無以立其辭今年秋鍾潤溪過我語及玉峰潤溪曰吾故人也曩授徒於雙溪鎮某氏予嘗至其館每食輒舍肉或他佳味更不餐問之慨然曰吾老親在家無此味予安敢食邪主人聞之饋以食俾歸奉親則再拜謝曰子意良厚吾親生平不受人遺也既而予授徒某氏距玉峰家數里一日玉峰來泣曰吾父老起居不可一日遠將辭主

人歸則無以爲養有田數畝欲以勞質子之主人得錢數萬姑爲歸養計願子之成之也予感其意爲力言於主人不允玉峰流涕而去嗚呼予與先生生前僅再三見當其時但識爲鄉里善人不知其學行如此之至也後讀存之行狀并其書始慕之而先生已前卒不可見及聞潤溪之言又知先生之懿行且有存之所不及知者矣予於四方有道能文章之士莫不願求爲師友顧獨以同鄉三十里之近又屢接見其人乃於其歿後數年始慨然追慕而不能已予之陋愧不可言而先生之闇然自修不與人以可見者又豈世所稱有道能文章

之士也哉遂以此意補書於集後云

王開成家傳書後

王君開成既歿之冬余爲作傳開成年少早卒行誼罕可述其學亦未成余痛故人之死述瑣事爲之今五年矣偶一取閱欲言之意未盡也開成與余對宇居立門外呼輒相應中間以河河兩岸垂楊數十株每日暮兩人讀書畢則出遊河上東西對立相與語聞河水濺濺以爲樂時値水涸則必跳而越共立一地嗚呼河水依然今臨河無復有與我相對立者已余八歲從塾師受學於鄰家每黎明開成來叩扉呼與偕往昏暮送余至門開成乃別去後十數年開成以家貧謀授徒余亦離

師家居開成時時來與談輒出所作制義屬爲塗乙且呼余爲師余謭陋又年齒遜於開成童子時開成嘗教余讀而今乃般般下問如此此自士君子虛出樂善之常然槩之近人中不復可多覯也先是開成病余夢其死也大哭他日過開成則泣然淚下開成詰所以余不答越四月而開成死死之次月其妻侃有一遺孤今已能行矣余過其家必呼至而撫摩之余聞人之有志於其事者苟專心一慮鬱鬱而無成其子孫必將繼而昌之其將在是邪

書王文肅公密奏草稿後

王子夏自都門歸里迂道六安訪王研雲學博學博出示其先世文肅公密奏草稿一通蓋明萬歷二十一年復入相請建儲四奏之一也公於建儲封事日奏數十爭乃定雖姜應麟申時行王家屏輩亦先後力諫而卒反復開悟感帝心奠邦本者公之力居多世或以承並封旨少公夫公之心蓋以帝意不可激切回故聊以並封與皇后撫元子之諭同進而不謂帝之下前諭也迨史孟麟等詣第力爭公遂請追還前詔迨請之不允岳元聲等遮爭朝房公遂自劾三揭乞賜罷斥帝乃追公

議追寢前詔偉哉公之光明磊落不自諱其過而明代諸臣之氣節亦亙古所未有者也余觀明中葉後朝廷有一失諸君子環起爭之一人開其先隨之者動數十百計而大臣畏清議亦往往力爭上前其事以擬夫小臣畏清議而後敢爭於大臣大臣畏清議而後敢爭於天子迨小人不畏清議而天下事遂不可爲又其拙者從而仇之而明之天下亡矣世之論者輒謂亡明之天下者清議也而不知天下之亡非亡於清議亡於小人之不畏清議而仇清議也苟得宰相皆如公則清議日伸而朝廷愈以無失雖然清議既起則終必有與之爲

仇者然則人君亦愼其所爲而毋使淸議之滋起哉

致經堂諸記書後

孔舍人敘仲將萃天下古今說經之書於一堂顏之曰致經諸君之為之記者其說既各有當矣予獨慨夫說經之書破碎支離穿鑿武斷未有如乾嘉間所稱漢學家者也其始起於國初一二大儒鑒明代空疎之習矯以實事求是猶能確守聖人之道遵奉程朱有體有用繼起者則務為博聞強記專門名家又其後乃流為破碎支離穿鑿武斷雖其鉤稽推攷亦時有足補前儒之未備者然舍其大而求其細拋其本而尋其末矻矻焉終其身於故紙堆中內無以淑其身心外無以施之家

國天下乃亦享大名立宗派儼然與程朱爲難睥睨元明以來一切理學名儒彼其意以爲吾之所知皆彼所不及知也而不知斯固彼所不屑知亦天下後世所不必皆知者也今夫大學之道首在格物致知窮經者格致之大端也窮經而不求之理道之原踐之倫常日用之地則知先爲物累而大學之徑塞矣今試取漢學家破碎支離穿鑿武斷之書謂足以誠意乎正心乎修身而齊家乎治國而平天下乎無一而可者也律以孔子之道斷當取而焚之以無蔽惑乎學者之心思耳且夫前之人既惑於一時之風氣殫精力而爲之矣今之風

氣猶爭在上之王公大人亦無以此提倡天下者而一二聰明邁衆之士猶欲吹其餘燄挹其涓流以自遂於孔子之道何其偵也舍人爲孔子七十二世孫固力求聖人之道不以破碎支離穿鑿武斷自蔽䥍其心思耳目者今名其堂曰致經其猶以多爲貴歟抑將擇而致之歟吾願舍人於諸子百家及漢唐以來箸述一以孔子之道衡之其有合於聖人之意者非經亦經也入之可也否則說經實以害經也去之可也別弆之他室可也

書殷子徵會試落卷後

辭父母别弟舅告貸於姻婭鄉黨裹糧就道遠者萬里數千里山巠險隘騾馬顛踣長江風起震蕩魂魄中原以北沙高接天蒙面塞口鼻氣不能出野店蕭寂朝饑不得餐夕卧土牀蝨蚤滿被日未出旣落盜賊窺伺於道路汗奔走以來赴京師提筐操瓢貯米炭三出三入矮屋九晝夜如鳥在籔藍亦極天下艱難困苦者矣究其所作揣摩影響相率爲虚誕不根之言策問舉瑣屑捫舌不及時務一語取士者即以當日所受知於人者權衡天下才俊是非得失顛倒悖謬然而司事者苟盡

其心則其學識之高下卽士子時命之通塞何可無尤若乃學識旣未可知閱數行卽擲去其生而富貴也者則謂不仁其貧賤也者亦嘗歷是境矣一旦得志忘之則不仁更甚嗚呼

朝廷設科取士試以四子書試以五經試以策論所以取之者甚博而惟恐隘也薦之以考官先之以同考官所以分其責惟恐多而弗能周也而昧昧者不念

國家立法之意憑一字之純疵以爲去取任一心之愛憎以爲毀譽而又肆其昏惰隨意拋置賓客具衣冠求謁主人怠閽不爲通姓名屏絕使去客則已矣獨不念

其來自萬里數千里哉道光三十年余巳應禮部試者二十三人揭曉後得進士者二人餘索試卷中同考官不肯終卷闕者而殷君子徵之文同考官且誤讀其句膽錄紙繆目如未覩士子得失不足言獨念諸公皆計日將受大任者也其能實心以爲天下國家哉最者甲午江南鄉試少穆林公以蘇撫爲監臨命同考官三場十四藝無論薦否必加點評嗚呼公之盡心於國事者其一端也今
皇上求賢若渴負海內重望者莫如公潘相國首先舉之羣大臣不能極力推贊遽起林下聞且有陰抑而欲

其不出者然則吾儕見遏於同考官又何足道邪